



## 周日名采

# 東京二十四小時



插圖：MEILO SO

我寫的東西，角川書店已經說好要出日文版，由那一個人翻譯，一直沒有決定，雖然我心中有數，但尊重出版社編輯的意見。

我的人選叫新井一二三。新井，日語唸 ARAI，而一二三不是 ICHINISAN，讀成 HIFUMI，最初接觸到她的文字是在《七十年代》那本雜誌，驚嘆一個日本人可以把中文運用得那麼好。

一二三這名字可男可女，經李怡兒介紹，才知道是位女青年，當年是亞洲雜誌的特派員，認識後交談甚歡，有時用國語，有時用日語交切，像電視上的兩聲道，我還一直推薦她為金庸作品當翻譯，但沒談成。

多年來一直讀她的散文，這裏那裏的書店買了她的著作。香港回歸後她便回日本了，間中她用中文寫了幾本書，我看到了必買回來讀，我們的友情好像沒有間斷過。

這次去東京，就是為了見她，因為出版社終於決定把我的書交給她翻譯。手頭上沒有她的電話，但飛去了再說，抵埗後先和編輯刈部謙一見了面，由他去打聽。利用空檔，我去買茶，近來除了普洱之外，重新喝上玉露，而我最初喝的是京都一保堂的產品，這家人在東京車站附近也有分店，就趕了過去。

玉露也分等級，最好的叫天下第一。店也設飲茶處，用個鐵瓶煮水，木杓盛出。玉露不能用滾水沖泡，得經另一個叫 OYUZAME 的茶器放涼。沖出來的茶，與其說茶，不如叫湯，味道真的像湯一樣濃厚，非常非常的好喝，我的習慣，是用冷水浸泡，又是另一番滋味。

地址：東京千代田區丸之內三、一、一  
電話：+813 6212 0202

半島酒店客滿，在帝國下榻，這家已經有十年以上沒住過。走了進去，一些客務經理還認得我，雖然新酒店林立，但是帝國這位老太太還是那麼優雅，上樓的電梯兩排就是八架，有美女專員招呼，記憶力特強，也不像曼谷的文華東方那麼叫出新客的名字，但是見過幾次面後，你要上幾樓，她已偷偷地替你按上。

房間一點也不陳舊，用料好的緣故，還是那麼寬敞，設備齊全，但是記得要住舊館，新館小得像 DAIJICHI HOTEL，不推薦。

新井一二三還沒聯絡上，開始有點焦急，但焦急也沒用，還是吃東西去。當今香港什麼日本料理都有，尤其是壽司，比日本的更新鮮，此話怎麼說？日本店一星期進貨兩至三次，香港的從東京、北海道、九州等，除了星期日那邊

休息之外，每天都空運而來。

但是，香港做不好的，是鰻魚店，下單之後才慢慢烤出來的細功，香港這種貴租和極速的生活節奏是接受不來的，所以到了日本，一定得吃鰻魚飯。

本來想去「野田岩」的，但不一定有位，還是將就在銀座附近找吧。「竹葉亭」是我從前常去的，銀座大街上有一家，但已被內地人佔領，要排長龍。去竹葉亭我喜歡的是老店，一間躲在小巷中的日式建築裏，甚有古風，而且房間可以訂位，我們兩人去，幾乎把所有店裏賣的東西都叫齊，吃一個過癮。

地址：東京都中央區銀座八、十四、七  
電話：+813 3542 0789

終於找到新井了，但她走不開，我說只有今天有空了，你在那裏我去那裏，見個三十分鐘就夠。這一講可厲害了，新井住的國立，雖位置東京都，但在邊上，遠也。

剛好是放工時段，刈部說塞車塞得厲害，還是坐電車去吧。我已經好久沒坐電車了，也好，天又下着大雨，到東京之後沒有間斷過，車站有蓋，電車就電車吧。國立站在中央線，我們從東京站出發，就算是快速的，也要坐上差不多一小時。

打着傘，去了一家她習慣去的咖啡店，一見面，兩人擁抱，她樣子還沒有怎麼變。

「已經二十年了，」她說：「我的兩個小孩回到東京才生的，大的已經唸大學，小的也快了。」

是的，已經二十年，她回歸後就沒來過香港，雖然大陸還時常去演講。當今她擁有許多讀者，所寫的關於日本的書，都很有深度，不像我那那些遊戲。

「你要我怎麼翻譯，」她問。

我說：「隨你，要改的地方就改，完全不必一字字地照着原著，我對那些要求忠於原著的作家有點反感，我要求的，是我故事上的輕鬆和感覺，一共有三十本書，全部交給你處理。」

「怎麼選，」

「我已經把自己喜歡的做上記號，你也不必按照那些去翻，以日本讀者的眼光去選好了，但要有趣的。書，只有好看，和不好看的分別，你認為不好看的，全刪。」新井點頭。

再次擁抱，回程不坐電車了，直接乘的士回到帝國，不塞車，也很快就到，一共兩萬多円。

事情辦完，我翌日一早就返港，準備去北京書店開書法展。精神上，輕鬆了許多。

一報中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  
逢周刊刊登

蔡瀾